

女同志

NU TONG ZHI

女同志

范小青

长篇小说系列

FAN XIAO QI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女同志

NU TONG ZHI

范小青

长篇小说系列

FAN XIAO QI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同志/范小青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
(范小青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02-010983-8

I. ①女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0718号

责任编辑 包兰英

装帧设计 陶雷

责任印制 史帅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15千字

开 本 68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32.75 插页3

印 数 1—5000

版 次 2016年10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983-8

定 价 5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走出会场的时候，伊豆豆对万丽说，你的好戏要开场了。

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康季平留校了，万丽被分配到市郊的一所中学当老师。同学们都在背后说，是康季平出卖了万丽自己挤上去的。万丽有什么好出卖的，就是谈恋爱。那时候读大学跟现在不一样，谈恋爱是有的，但都是地下工作，被发现了也不能说出你的秘密。就像地下工作者，被敌人捉住了，说不说都是个死，即使当了叛徒，敌人不杀你，自己的同志也要杀你，反正都是一死，还不如死硬到底，保持节气。万丽确实是谈恋爱了，跟谁谈呢，就是跟康季平。这样说起来，康季平的人品太有问题了。

万丽去责问康季平，她以为康季平会摆出一大堆的理由洗刷自己，并痛击那些流言蜚语。但出乎万丽意料的是，康季平并没有为自己辩护，因为有一个铁的事实摆在那里：最后毕竟是他留校了。万丽说，康季平，你不觉得可耻吗？康季平说，万丽，你不适合留在学校工作。万丽气得眼泪哗哗地淌下来，扭头就走。

万丽在市郊的中学当了两年语文老师，日子过得没精打采，谈过两次恋爱，都没有成功，该死的康季平还在她心里作梗。两年后的一天，康季平把电话打到万丽学校，那时候学校电话少，几间办公室共用一个电话，喊接电话是通过连接在每个办公室以及走廊

上的小广播。小广播喊着，万老师电话，高一万丽老师电话。万丽穿过长长的走廊，到另一个办公室接电话，不知怎么的，一看到横搁在桌上的黑色的电话筒，她心里竟然“怦”地跳了一下，紧接着就听到电话那头的人说，万丽，我是康季平。万丽一失手，就把电话撂下了，心里乱跳了一阵。康季平没有再打过来，过了两天，万丽收到一封信，是康季平寄来的，万丽本想一扔了之，但思想斗争了半天，还是拆开来看了。康季平自己一个字也没写，只是寄了一份两天前的报纸，上面有市级机关向社会公开招聘机关干部的通告。

这个消息万丽已经知道，办公室老师也议论过，万丽也曾动了一动心，但细细一想，又觉得这事情有点缥缈，好像离她很远，她够不着。但是康季平不着一字的信，却让万丽再次动摇起来。她鬼使神差，偷偷去报了名，又请病假去应聘考试，结果也没怎么费神，竟然被录取了，分在市妇联，从一个中学老师就变成了机关干部。万丽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一下康季平，她通过114查号台，查到了母校的电话总机，拨通后，就可以直接转到母系了，但最后她还是没打这个电话。

那时候机关向社会招干还是很新鲜很少见的东西，万丽又是妇联里头一个被招来的大学生，单位也比较重视这件事。万丽大学念的是中文系，就被分在宣传科写材料。她刚去的几天，其他科的同志还有人专门跑过来看过她。那个亲切慈祥的妇联主任许大姐，拉着万丽的手，一直不放，说，好，好，小万，下面就看你的了。

宣传科代科长余建芳向万丽交代工作时说，小万，你别看我们宣传科人手少，但妇联工作的情况，都从我们这里走出去，我们的工作要是做得不好，别人就无法了解妇联工作的情况，甚至还会遭到曲解。万丽说，我懂了，大家干的工作，由我们科写了文章让别人知道。余建芳说，我们做工作，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，但也不能不让别人知道，知道也是一种监督。万丽心服口服地点了点头。

余建芳虽然朴素得有点土,发型,服饰,气质,像农村老大妈,但说话却有水平。人不可貌相。万丽知道,机关可是藏龙卧虎之地,自己要好好地向她们学习,才能进步。

万丽上班没几天,就发现了余建芳的另一个特点:工作积极。万丽新来乍到,要表现得好一点,每天都提早到办公室,但是余建芳比她更早。万丽进来的时候,余建芳总是在埋头看材料,手里拿支红笔,在材料上画画写写,听到万丽进来,就抬头打个招呼,又埋头看材料。万丽不知道她已经来了多久,也不知道她在看什么材料。万丽希望余建芳能跟她说说工作上的事情,比如说,她每天都在看些什么材料,看了是干什么用的,也好让她对自己即将要开展的工作心中有个数。但余建芳并不说自己在干什么,只是跟万丽说,小万,在宣传科工作,主要的就是积极主动。万丽想,可能这就是机关的规矩,应该多长点心眼自己留神。有一次万丽趁余建芳上厕所,悄悄看了一下,发现余建芳看的是市委书记在一次大会上作的报告,报告是三个月前作的,不算长,大约有十几页纸,已被余建芳翻得有些烂了,上面画满了红杠杠,还有一些惊叹号,有一处打了一个问号,但又被划掉了。万丽看了一处被打了红杠杠的内容是这样的:我们要按照省委扩大会议的要求,以实际行动来积极响应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号召,努力开创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局面。万丽看了两遍,怎么也不觉得这段话有用红笔画出来的必要,正想再看看其他,负责收发的小林来了,送来一些新的材料,见余建芳没在,就往万丽面前一放。万丽拿起来一看,又是市委书记的报告,不过这是一份新的报告,是在三天前刚刚召开的“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座谈会”上的讲话,万丽正要看看内容,余建芳进来了,问道,小林送材料来了?万丽正拿着,说,就是这个。余建芳从万丽手里接了过去,坐下,就埋头看,却没有用红笔画什么。万丽的办公桌和余建芳的办公桌是面对面连着的,万丽看到余建芳的红笔滚到她的这一端了,便给余建芳递过去,说,余科长,您的笔在这

里。余建芳接过笔去，却又搁下了，说，头几遍是通读，然后是精读，才知道什么是重点。原先看的那一份报告，就搁在一边了。一直到下班，余建芳认真看材料，没有说一句话。

下班了，万丽去车库推自行车，伊豆豆也过来了，看到万丽就说，嘿，你这件衣服，是买的还是做的？万丽说，裁缝做的。伊豆豆说，你这个裁缝水平不错，几时介绍给我呢？万丽说，他从前在上海做，是个老师傅了。伊豆豆说，但是他的观念蛮新潮的，你看这个衩，就开得非常有道理，一个小衩，就使一件衣服生动起来，与众不同了。万丽点了点头。伊豆豆在妇联办公室做行政工作，万丽还没有和她正式接触过，今天算是头一次。她们各自推了自行车要骑上走了，伊豆豆忽然停下来，说，怎么样？余建芳怎么样？万丽以为伊豆豆问她余建芳在哪里，说，还没有出来，在看材料。伊豆豆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说，她永远是看材料。万丽也笑了一下，但不好说什么。伊豆豆说，余科长看材料是有功夫的，所有的领导报告，她都看得滚瓜烂熟，倒背如流，只是永远赶不上趟，旧报告背得再熟，一会儿新报告就到了。万丽刚才在办公室正赶上这个情形，被伊豆豆说了出来，不由也笑了，说，那前边的不是白看白背了？伊豆豆说，你我的想法是这样，可余科长不这样想，你知道她这代科长怎么当上的？就是背报告背出来的。伊豆豆没有再说具体的事情，万丽也不好追问，只是“嘿”了一声。伊豆豆又说，不过那是郑江花做正的时候，到了许大姐这里，恐怕就没有这样好的事情。万丽虽然还不了解妇联机关里发生过什么事情，但多少听得出伊豆豆的一点意思，随口道，许大姐水平挺高的。伊豆豆说，你慢慢了解吧。她们就分头走了。

下午上班后不久，伊豆豆就到万丽办公室来了，拿来几块布料，抖开来给万丽看，哇啦哇啦半天，隔壁组织科的两个女同事听到这边说话也过来了。伊豆豆说，嘿，没办法，女人天生就是服装的奴隶。组织科的小肖说，那天我看到一本书上说，很古很古时代

的妇女,就知道用一种天然的什么东西,涂在身上,有香味。伊豆豆说,有些女同志我看不惯,担子有多重似的,把自己弄得像个农村老大妈,以为这样别人就知道她在努力工作。我的想法正相反,依我看,女同志越是对工作有热情,越是有成就,就越要注意自己的形象。她们议论了好一会儿服装打扮之类的话题,才散去。余建芳始终没有参与,连眼皮也没有动一下,心无二用地看着报告,好像眼前根本就没有这几个哇啦哇啦的女同事在。但等伊豆豆她们一走,余建芳却抬起头来,皱着眉说,小万,机关里有些不良的作风,你不仅要学会判断,还要敢于抵制。万丽知道她是说上班时间谈衣服,觉得余建芳有点小题大做,就说了说衣服,也用不着这么上纲上线,变成什么不良作风。但毕竟自己理亏,就没有吭声。余建芳又说,本来我们科的小张,也是这样的,后来被我批评了几次,改了。伊豆豆是个串门王,但就不串到我们办公室来,这说明我们科的作风端正。万丽说,余科长,我来了这些天,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的窍门,心里也有些急。余建芳说,这个不急,慢慢来,你慢慢地学到我这样,你就会觉得,时间不是不好打发,而是根本不够用。万丽说,这我相信。余建芳说,而且你从中能够体会到,学习的乐趣是无穷无尽的。万丽说,这我也相信。余建芳满意地点了点头,又说,另外,我不作为科长吧,作为也是一个女同志,我也提醒你小万,我们虽然是女同志,但是要有志向,不能像有些同志那样,整天是吃啦穿啦漂亮啦难看啦,那是最没有出息的,我是最看不起的。万丽觉得余建芳的话还是有道理的。等余建芳又埋头看材料了,万丽也拿出一份材料来,想学着余建芳的样子,认真地看一看,寻找学习中的乐趣,可是那些枯燥干巴不痛不痒的文字,实在是难以看下去,她看着看着都快打瞌睡了,可抬眼看看一声不吭的余建芳,仍然是那么的投入,万丽实在无法体会,余建芳能够从这里边体会到什么乐趣。

过了两天,市里有通知下来,要开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动员大

会,要求各单位有两位负责同志和一位搞宣传的同志参加。开会前一天,办公室李主任拿了通知来征求余建芳的意见,但余建芳早就已经排定这一天要下基层搞调研。余建芳说,我们科就不去人了吧,反正冯主任是分管宣传的,她去了,也就一个顶两个了。李主任说,但是通知要求另外有个搞宣传的同志参加,你没有空,不能让小万去吗?余建芳说,我再和小万商量一下吧。在李主任走后,余建芳对万丽说,小万,我考虑你还是别参加了,你刚来,许多情况不熟,万一领导问起什么,回答不出来,反而影响不好,会让领导觉得我们科工作不得力。小万,你说是不是?万丽本来也不知道这种会议是个什么情形,也谈不上想去或者不想去,但听余建芳的口气,分明是不要她去,万丽只好说,我听余科长安排。余建芳就跑到办公室去跟李主任说了。

两天后,许大姐开会回来向大家传达会议精神,会上许大姐批评了宣传科,说人家单位搞宣传的同志都去了,就我们妇联没有人,发展外向型经济,是本市当前的头等大事,怎么能如此不重视。大家都朝余建芳看,余建芳说,小万,我是因为安排了下基层调研的活动,去不了,你应该去的。万丽想不到余建芳会推到她身上来,觉得委屈,也顾不得考虑其他,就说,余科长,是你叫我不要去的,你说我情况不熟,弄得不好反而会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。余建芳还想说什么,许大姐朝她摆了摆手说,余科长,我倒想不通了,你作为一个科长,对一个新来的同志,应该多给她机会锻炼才是。余建芳说,我是怕——她的话又被许大姐打断了,许大姐有点生气地说,你这是什么理由嘛,小万只是去参加会议,听听会而已,又不要她作大会发言,难道小万会去对领导胡说八道什么吗?不知道你哪来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嘛。万丽到妇联这些日子,见到许大姐都是和和气气,这会儿许大姐生气了,虽然批评的是余建芳,但与自己多少也有点关系,想解释什么,却又不知道怎么说,发现伊豆豆正朝她挤眼睛,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子。再去看

余建芳的脸，却看不出她有什么尴尬，她虚心地听许大姐的批评，一边做着笔记，一边点着头，最后还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，说，这件事情，是我的错，我只考虑了自己科里的影响，没有考虑市委的大事，是本位主义，眼光短浅，我会吸取教训，改正错误。万丽觉得余建芳也说得太严重了，心里倒有点替她难过。但看许大姐和其他人，好像都没有这种感觉，好像余建芳就应该这么检讨。

散会后，回到办公室，万丽一直不敢正视余建芳的眼睛，好像是她做了亏心事，心里还准备着余建芳回来会拿她出气，但余建芳却没事似的，倒水喝茶，平心静气。万丽在一边倒落了个没趣，十分尴尬。余建芳喝过水后说，小万，正好还有一点时间，我把下一阶段的工作安排一下。就一件工作一件工作地谈起来，万丽一听，不都是刚才许大姐在会上说的内容吗，有的与宣传科有关，有的与宣传科根本就没有关系，余建芳也认真地说一遍，万丽只能耐心地听着。最后余建芳总算谈到了与宣传科有关的一个活动，也是许大姐在会上布置了的，妇联不久要召开一个全市妇女干部工作会议，主要的内容是传达市委关于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精神，号召全市广大妇女群众，都参与到党的中心工作中来，发挥妇女的作用，贡献妇女的力量。余建芳说，许大姐要在会上讲话，要准备讲话稿。万丽说，这是秘书科的事情吧，许大姐也说了，让秘书科的同志准备。余建芳摇了摇头，说，小万你刚来没有经验，秘书科虽然有人准备讲话稿，但那几个同志，我知道的，不一定弄得好，出手也慢，我们也要准备一份，到时候万一她们的不行，我们的就顶上去了。万丽也不好说余建芳的主意不对，但总觉得余建芳有点咸吃萝卜淡操心。虽然万丽没有说出来，余建芳却好像知道她想的什么，所以又说，小万，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，我们做工作，就是要想到可能发生的问题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余建芳不像个宣传科的代科长，倒是站在许大姐的角度看问题了。万丽说，既然这样，就准备。余建芳说，许大姐批评了我，要

我给新来的同志提供机会，小万，这篇讲话稿，就由你先写个初稿。万丽说，我还摸不着头脑呢，能写出来吗？余建芳说，反正是初稿嘛，再说了，我这里忙着，一时还腾不出手。

万丽找了一些文件做参考，写出初稿，交给余建芳，看余建芳收进了抽屉，也没有下文了。万丽也知道，自己的辛苦很可能就白搭，除非秘书科的讲话稿真的像余建芳说的那样，通不过，又来不及改，才有可能动用到她的稿子，但这种可能真是微乎其微。一直到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下午，事情却果然出现了一点变化，不过并不是因为秘书科的稿子不行，妇联向市委作会议筹备报告，市委领导很重视，希望能够安排一天的会议，把市委中心工作的精神讲透领会透。本来是准备的半天会议，许大姐讲话，再讨论一下，最后由冯副主任总结一下，就结束了，现在增加了半天，一个人讲话就不够了。许大姐临时召开了中层干部会议，听听大家的想法。按理应该是冯副主任或妇联另一个副主任再讲一番话，但那两位副主任都不太会讲话，就想推托。冯副主任说，不如让余建芳讲一讲，她是搞宣传的，领导的报告她又吃得透。许大姐说，这倒也是一个办法。就问余建芳，余科长，你来得及准备吗？余建芳说，我已经写好讲稿了，就把带在身上的讲话稿交给了许大姐。许大姐看了一遍，只改动了几个字，又交回给余建芳，好像想问什么，但没有问出来，改口说，宣传科的工作很主动，其他科室的同志，要向她们学学。余建芳回来后，跟万丽说，明天的会，许大姐和我讲话，就再也没有第二句了，仍然低着头看材料。万丽想问问自己写的讲话稿行不行，但是看余建芳一心不能二用的样子，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。又觉得余建芳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，明天会上要面对全市上上下下一百多位妇女干部，如果作报告时磕磕巴巴，那才丢脸呢。但又觉得这不干自己什么事情，替她操什么心呢。又想起从前听到的笑话，说一个领导干部念秘书写的讲稿，连“接下页”都念出来了。

第二天会上余建芳的讲话,却让万丽大感意外,她脱稿作报告,一个多小时,从头到尾,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,中间连停都没有停一下,连口水都没有喝,万丽惊得目瞪口呆。只是余建芳背出来的这篇东西,并不是万丽写的,但万丽却觉得有点耳熟,正在奇怪,听到旁边伊豆豆说,不就是钱书记的报告嘛。万丽才知道,是余建芳从市委书记的报告中摘录下来,再背出来的。相比之下,许大姐的讲话虽然也是有水平的,但毕竟是照着稿子念,就不如余建芳那样潇洒,而且妇联秘书科的报告,毕竟比不上钱书记报告的水平,所以大家听下来,尤其是下面乡镇来的一些妇女干部,反而对余建芳的讲话印象深了,散会的时候,她们都走到余建芳跟前,说,余科长,你笔头子好,口才又好。余建芳脸蛋红扑扑的,情绪很高,还意犹未尽,跟大家说,我只是初步体会,初步体会。她们边走边说话,走得慢,弄得余建芳像个首长似的被众星捧月了。许大姐走在前边,走了几步停下来,等余建芳上了前,许大姐说,余科长,昨天你给我看的,好像是另一篇讲话稿。余建芳说,是的,可是我昨天晚上想来想去,觉得我们的水平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钱书记的水平,最后决定还是不用自己的讲话稿了。许大姐说,噢,是这样。万丽这才有一点明白过来,余建芳天天看材料、背材料,真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,只是不知道这兵用得好不好。走出会场的时候,伊豆豆对万丽说,你的好戏要开场了。

陈书记高兴地拍了拍万丽的手背,说,万丽,你是美丽的丽吧。

万丽第一次外出参加活动,是跟着许大姐到乡镇去开一个妇

女干部的座谈会。那天许大姐亲自跑到她们办公室点将，许大姐说，小万，明天你跟我去元洲县吧。余建芳明显地愣了一愣，但很快就调整过来，她对万丽说，小万，许大姐血压有点高，到了下面，不要让下面的同志灌她酒。万丽说，我知道了。余建芳又说，你不知道许大姐的脾气，太爽，心肠又软，人家一劝，她就不好意思不喝。万丽说，我知道了。余建芳还是摇了摇头。许大姐却笑道，小万，你别听余科长的，把我说得像个女酒鬼似的。余建芳仍然一脸担心的样子，问许大姐：还有谁去？许大姐说，伊豆豆。余建芳这才松了一口气，那我还放心一点。万丽想，为什么余建芳听说伊豆豆去就放心一点，可能伊豆豆酒量大，必要的时候能够替许大姐抵挡一阵。

果然不出余建芳所料，中午的饭局摆出来，就是要喝酒的阵势，一套餐具里摆着三种酒杯，乡党委陈书记一到，就嚷着，大杯去掉，大杯去掉！服务员就忙不迭地把大杯撤了，另几个服务员互相传递着信息，一个问，上什么？一个答，大杯都拿掉了，当然上白的。万丽看看许大姐和伊豆豆，许大姐始终是沉稳地笑，伊豆豆则显得有点兴奋，眼睛也格外地明亮起来。上午的会因为是妇联开的专题座谈会，开会的时候，除了一位女副乡长，其他乡领导都没有参加会，但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他们都来了，坐了满满一桌。陈书记居中，许大姐是主宾的位子，伊豆豆也不等别人安排，就把万丽往陈书记左手边的位子上按，自己坐到对面远一点的位子上。万丽说，咦，你熟悉，应该你坐。伊豆豆说，距离美，距离美。意思是说，她和陈书记坐得远一点才有美感。但是万丽感觉到伊豆豆是特意把书记旁边的位子让给她的。万丽差一点跟她开玩笑说，那你怎么不把距离美留给我呢。但毕竟还没有熟到什么话都可以随便说的地步，结果就没有说出来。

伊豆豆果然八面玲珑，像个主人似的，张罗着大家入座，谁的杯子酒上少了，谁的杯子酒上多了，她都伸长手臂一一地指出来，

要加以纠正。凡被她指出来的,也没有不立刻纠正的,一个比一个听伊豆豆的话。最后加到万丽的酒杯了,伊豆豆说,万丽,我不了解你的情况,你自己坦白吧。万丽说,我不行,从来没有喝过白酒。伊豆豆说,那倒也是,你原来在学校里教书,没有这样的应酬。陈书记刚要发表反对意见,伊豆豆却没有让他说出来,又补了后半句说,但是,不管喝没喝过,到了陈书记这里,酒是一定要上满的,能不能喝,一会儿再说。万丽的酒杯就被加满了,陈书记满意地笑着,点头,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酒汨汨地从酒瓶里流出来,又汨汨地流入了万丽的杯子。伊豆豆忙完了大家的杯子,跟陈书记说,书记,你看我,给你当个公关小姐还可以吧,干脆把我调你们乡来算了。陈书记说,我可不敢在许大姐跟前抢人,更何况我们这小庙又穷又破,哪容得下你这大菩萨,啊不,是大观音。伊豆豆说,观音和菩萨是同一个人哎。大家笑着,就举杯喝酒了。

酒席上的话题,先是尽着许大姐说,敬许大姐的酒,说许大姐的工作作风、水平、为人等,又说了过去的一些小故事、小往事,对万丽来说,都是头一次听到,很新鲜,才知道许大姐不仅在机关里,而且在基层,也有相当高的威信。从前在学校时,老师们也常议论机关的一些事情,说机关钩心斗角厉害,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,都是踩着别人的肩爬上去的。又说到机关的上级和下级的关系,下级就是上级的一条狗,谁马屁拍得好,谁就能上去,有一个“某局长您老亲自上厕所”的笑话,就是从机关里传出来的。万丽现在回想起这些议论,还是很庆幸自己的,至少许大姐不是那种“亲自上厕所”的领导。万丽还注意到许大姐的一举一动,永远都是那么的沉稳,那么的从容,无论别人怎么说,就算是带着了明显的吹捧的意思,她也始终是笑眯眯的。说过许大姐以后,话题就转到伊豆豆那里了,先是那位女副乡长说,每次看到伊主任,都是那么光鲜,伊主任穿什么都好看。她管伊豆豆叫伊主任,其实伊豆豆只是妇联办公室的一般办事员,不是主任。万丽以为副乡长搞错了,

伊豆豆可能会纠正她,但是伊豆豆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个错误的称呼,甚至许大姐也没有注意到,大家沿着副乡长的话题就说起了女同志的着装问题。陈书记发表了自己的高见,说,伊主任,我们背后都议论你,你在机关里,就像是黑夜里的一道闪电,噢不,不说是闪电,闪电过得太快,不好,那是什么呢,对了,是一盏霓虹灯,嘿嘿,霓虹灯。陈书记很得意自己能够想到霓虹灯这个比喻。另一副书记也说,是呀,我们乡下的同志,到市里开会,本来以为乡下人进城,可以大开眼界看个够呢,哪知道机关的女同志,穿得比男同志还老气,那我们进城,进市机关,不是白进了吗?女副乡长笑道,史书记,却原来你进城开会是为了看女人啊。史副书记说,开会学习为主,开会学习为主。大家又笑,伊豆豆拉扯了一下自己的衣服,说,其实我这衣服,很一般般的。陈书记说,那才叫水平,一般般的衣服,穿在身上,就那么华丽,要是华丽的衣服,穿在你身上,你还不成仙女了。于是大家轮番敬仙女的酒,仙女也爽快,来者不拒,一一地喝了,立刻面若桃花。万丽难免有一点被冷落的感觉,她又看了看许大姐,许大姐依旧微笑着,但她的衣着,在大家的话题下,就显得格外的朴素,万丽还没有来得及多想什么,伊豆豆却已经截断了大家的思路,引导到万丽身上来了,嘿,我这算什么,我们万姐的衣服,这才叫服装呢。因为先前的不熟悉,大家的目光,也不便多停留在万丽身上,现在既然伊豆豆引过来了,他们也就有机会细细考查万丽一番了。万丽本来是觉得受冷落了,但大家的目光一过来,却又不自在了,想说什么,又不知道该说什么,心里却深深地留下了伊豆豆对她的称呼:万姐。伊豆豆比万丽小一岁,称她万姐,也是理所当然。但毕竟万丽刚进单位不久,对伊豆豆这么亲热的称呼,有点不适应,也有点不踏实,不知道伊豆豆什么意思,琢磨了片刻,觉得伊豆豆的个性就是这样,也就释然了一些。伊豆豆接着说,我穿衣打扮,只知道花哨,就是你们说的光鲜,万姐那才是真正的有气质。许大姐,您说呢?许大姐颌首微